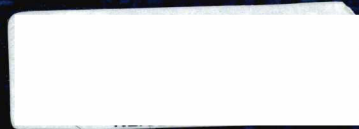


刀光枪影

郝岩

— 著 —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刀光枪影

郝岩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刀光枪影 / 郝岩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5.12

ISBN 978-7-5500-1604-0

I. ①刀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5615 号

刀光枪影

郝岩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特约监制 夏 莱
特约策划 周伟成
文字统筹 李剑鸣
营销推广 陈 晨
装帧设计 仙 境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
特约编辑 王 兵
营销统筹 蕊 蕊
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: 330038
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 张 22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5.00 元

ISBN 978-7-5500-1604-0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45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章

杀手是不能有朋友的，杀手和杀手之间，更不能成为朋友，违背了这两个原则，就等着无尽的痛苦纷至沓来吧。高天行不会想到，他今天早晨去接的这一单生意，无论对他今后的生活还是职业生涯来说，都是一个转折点。

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，把上海滩从沉睡中唤醒。街道上的热闹，是从小报童的吆喝声里开始的，每天这个时候，顶着西瓜皮一样乌黑头发的小男孩，会准时从霞飞路上长长的里弄飞奔出来，边跑边摇晃着手里的报纸，把当天报纸的卖点推送出去，今天，他吆喝的内容有些沉重：“快来看啊，看东北军分裂，王以哲身中九弹惨死家中……”

小男孩在大街上乱窜，差点撞到从黄包车上下来的高天行身上，他敏捷地躲闪开来，让小男孩跑了过去。不到三十岁的高天行，今天穿的有点老气，无论是身上藏青色的长衫，还是头上戴得遮住了大半张脸的礼帽，都把他的年纪至少拉长了五岁以上，他得装扮得老成稳重一点，这样客户对他的信任度能增加不少。胡同口的那家名叫惜春的咖啡店，就是和主顾见面的地方了，他装作不经意地看了看四下，这才推开咖啡馆沉重的门。

一进来，高天行便看到迎着门口的一张桌子后面，坐着一个衣着入时的中年人，正用锉刀修着指甲，这样舒适的人，是不应该一大早坐在这里的，他如果是今天的主顾，那托付的活计一定很重要，否则的话，他是应该睡到日上三竿才慵懒地睁开眼，在床上叫上一杯咖啡，慢慢地喝下去，再漫不经心地下床。高天行这么胡思乱想着，回手刚要带上厚重的木门，突然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带着风声扑面而来，他下意识地身子一闪，顺势双指一抬，一枚飞镖稳稳夹在了指间。没容得他弄清飞镖的来路，门后闪出的两个壮汉已经朝他扑来。高天行借力打力，抽身一躲，抬手把冲在前面的一个壮汉送出了门外。再一个回身，

手中的报纸抽打在另一人的脸上，趁那壮汉扭头躲闪的一刹那，高天行跨上一步，胳膊肘重重击在壮汉的胸前，将其直接放躺在了地上。

修着指甲的中年人看着瞬间结束的一切，像是还算满意，他翘着兰花指，把手里的锉刀揣进衣兜，一脸笑靥地拍着手，有些娇嗔地伸出大拇指：“高兄果然好身手！”

有些娘气的这个中年人，绰号小白鞋，十多年前便仗着一脸好皮相，投身到上海滩上偏好男色的一位黑道大哥门下，几年时间，坐上了帮里的第二把交椅，没用上一年，头上的大哥莫名其妙地失踪了，小白鞋顺理成章成了当家人。今天他亲自出马，是要看看花了大价钱辗转找来的这个杀手，到底是不是像江湖上传说的那般神勇。小白鞋接下的这个活计，出不得一点闪失。他喜欢这个杀手的名字，高天行，高天上行云，想想都觉得他一定是杀人于无形间的高手。刚才的小试牛刀，果然没让他失望。

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打斗，让高天行有些不满，他知道这是雇主信不过他的本事，才摆了局来试探的。既然信不过，那就再让他们开开眼吧，高天行扫了一眼小白鞋，转身要走，几个大汉冲出来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高天行冷笑一声，一跃而起，三拳两脚就把那几条大汉打倒在地。小白鞋坐不住了，拿起桌上的一把短刀朝高天行刺来，高天行一个转身，夺过短刀，顶在了小白鞋的胸口上。

小白鞋早已经没有刚才装出来的沉稳，慌张地作着辑：“兄弟，误会，完全是误会。”

“你我素昧平生，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”高天行质问道。

“高兄，这事要怪就怪我想一睹老弟的风采，误会了。”

高天行一把推开小白鞋，坐了下来，脱掉礼帽，露出一张俊朗的脸来，他冷冷地问道：“直说吧，白爷要关谁的灯？”

小白鞋一伸手，一旁的手下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高天行。照片上是一个小胡子的男人，西装革履，高天行已经猜到了几分。小白鞋让他杀的，是个日本人。

高天行把照片还回去，问道：“时间？”

“明天早晨七点，上海北站！”小白鞋说。

高天行不再言语，拿起报纸朝门口走去。

小白鞋还在回味刚才的一幕，手下人提醒说忘了支付定金，小白鞋忙让手下追出去，把一根金条递给高天行，高天行瞅都不瞅一眼，只是冷冷地说：“杀

鬼子，不收钱。”

高天行杀过各种各样的人，那些人都有一个相同点：都是恶人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灭。高天行不光拿钱，还要问善恶，善人他不会动，出多少钱都请不动他。只要得了这样的音讯，他还会设法通知要杀的人躲避出去。这次接到小白鞋这趟活，他开始是有些抵触的，后来得知杀的是日本人，这才应下了。高天行从心底里佩服那些打日本的好汉，比如报上被杀死的王以哲，尽管因为抓过蒋介石，很多人把关东军当作土匪，可高天行不这么认为。他始终只相信一点：兵也好匪也罢，谁打鬼子谁就是爷们。说到日本人，高天行的血就往外涌。他平生最恨日本人，恨不得把所有在中国土地上无恶不作的小日本全部杀光。

想到日本人，高天行的脑子里就会闪出那段让他痛苦的往事。高天行本是山东济南人，小时候，父亲开着一家镖局，威震江湖。当时镖局里有一百多号人，个个身手不凡。而作为镖头的父亲，却因为秉性耿直，得罪了日本人。民国十七年，济南发生了“五三惨案”。当时的中国，小鬼子屡屡挑衅，国军被逼还击。可是在交涉的时候，小鬼子竟然残忍地割去了前去交涉的蔡公时的耳鼻，然后又给枪杀了。短短一天，整个济南城就被小鬼子焚杀了一万七千多人。于右任先生为此还写下了十七字诗：此鼻此耳，此仇此耻！呜呼！泰山之下血未止！

那是冬天，镖局所有人倾巢而出，去乡下为外婆祝寿。本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，却不想成为了高天行人生中最悲惨的一日。一百多号人披红挂绿，吹吹打打地来到城外的小树林边时，早已埋伏在树林里的日本人突然开枪，十几挺机枪从四面八方扫射，子弹像雨点一样密集。年少的高天行看到子弹射穿了父亲的身体和他胯下的白马，射烂了母亲坐着的轿子，射死了高家上下百十号人。除了高天行藏在轿夫的身体下面躲过一劫，其他人无一幸免。

黄昏的时候，高天行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，他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。他顺着小路一直走，一路乞讨，后来在火车站爬上了一辆煤车，稀里糊涂来到了上海。隐约记得父亲的一位旧知在杭州也开着镖局，高天行便找了去，念及旧情的师傅不仅收留了他，还把一身的武艺也传授给了踏实能干的高天行。镖局因为一次意外的失镖赔偿，再难维系下去，只好解散，高天行的一身好武艺，却被老客们记下了，有了什么冤仇，都愿找他来摆平，一来二去，他在江湖上也有了些名声。但是为人不知的是，高天行还有一份隐身的职业，是一家慈善学校的体育老师。

高天行已经记不清他到底杀了多少败类。这一次，小白鞋让他杀的是日本人，他有些兴奋。然而，此时的高天行并不知道，这次的刺杀，竟然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开始。

彼时的大上海，有两个年轻杀手名震江湖。一个是高天行，另一个叫任非常，是无疾中西医诊所掌柜任海龙的养子。高天行杀人要问个善恶是非，任非常却只管杀人拿钱，不管善恶情仇。在任非常看来，世界上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区别，只有该死的人和不该死的人。该死的人，他送他们上路。不该死的人，他与他们相安无事。

如果第一眼看过去，没人相信任非常会是个出手敏捷的杀手。他言谈之间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谁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富家公子。因为出众的长相，任非常的女人缘极好。他时常和上海滩那些名门闺秀一起花天酒地，并且习惯于斜挑着脑袋，用鼻子尖看人。总之，这是一个目空一切又痞里痞气的家伙。

任非常的养父叫任海龙，五十来岁，曾是同盟会成员，早年在日本曾与日本黑龙会共同保护过孙中山和宋教仁。宋教仁遇刺之后，任海龙对国民党大失所望，自此便隐匿江湖，原来在沈阳开了家诊所，一年前因为杀了两个到诊所闹事的日本人，举家搬到了上海，开起了无疾中西医诊所。诊所的生意不温不火，遇到掏不起药钱的穷人来看病，任海龙不仅不收诊费，就连药费也免了。

在高天行接到刺杀任务的同时，任海龙也接到了一封神秘来信。任海龙匆匆读罢信件，陷入沉思，这件事仅凭他一己之力，还真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毕竟年过半百了，腿脚有时候真的跟不上心思快，明天打主力的只能是儿子任非常了。他在诊所喊了半天，也不见任非常的人影。任海龙知道，这个性格古怪的公子哥，一旦闲下来，就只会在外边花天酒地，惹是生非。

任海龙猜得没错，此时的任非常正坐在一家饭馆里，用一条白手绢擦拭着一把“梳子”样的东西，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酒壶。他的眼神不时飘向不远处的一张桌子。那张桌子前，坐着一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人，她一边优雅地吃着东西，一边盯着桌上的报纸。女人不经意地抬头朝这边望了一眼，目光恰好与任非常撞上。女人优雅地笑了笑，用手绢抹了抹嘴，起身要走。任非常起身刚要上前去搭讪，却不想有一个男人抢先一步走到女人面前。

“满优小姐！”男人热情地打招呼。

任非常悻悻地坐回到椅子上，他拿起手里的“梳子”，不紧不慢梳着头发，“梳子”的一侧闪烁着幽冷的光。他看着那个男人，眼神里满是冷漠和不屑。一只不知好歹的苍蝇在任非常眼前飞来飞去，像是要成心给他添堵，任非常突然把“梳子”抛了出去，刹那间，“梳子”张开，变幻成一把精致的蝴蝶刀。蝴蝶刀打着旋飞了出去，又带着风声回到了任非常手里。与此同时，一只被削成两半的苍蝇落在桌子上。

旁边的人都啧啧惊叹。那个叫满优的女子也回过头，却不知大家都为何惊叹。看到满优和那个男人要走的样子，任非常站起身，付了钱，先从饭馆里走出来。迎面，有几个穿西装的男子朝饭馆匆匆而来。任非常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瞬间，他分明感觉到这几个人身上带着的一股杀气。任非常闪到一个隐蔽处，看着那几个人四散在饭店门口。

少顷，满优果然和那个男人一起出来了。男人站在路边招手要黄包车，跑过的几辆车上都有人。那几个穿西装的男子渐渐围拢过来。为首的男子用日语对手下说了几句什么话，几个人朝着男人围拢过去。男子发现情况不妙，拉着满优跑进了一条胡同里，后面的人紧追不舍。男人慌忙拔枪，还不及拔出来，枪却已经响了，男子的眉心出现一个硬币大小的血洞，他在满优的惊叫声里轰然倒地。

满优瘫坐在地上，脸色蜡黄。为首的西装男子用日语吩咐手下，不要留下活口，说完转身走了。身后的西装男子端着枪对准了满优，满优不住地往后缩着身子。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把蝴蝶刀带着风声呼啸而来，只见寒光一闪，西装男子的手枪已经落地。紧接着，任非常一个闪身来到满优面前，一把拉起她就走。

没走出多远的日本男子听到动静，回身射出一枪。子弹随着一道火光，像颗流星一样朝任非常的身后飞来。这时，一块飞石半路冲向子弹，子弹将飞石击碎，弹道却已经发生了变化，子弹射在墙上迸出火花。日本男子一愣，随即慌忙逃走。任非常转头看去，一个身影飞快地闪过了胡同口。

任非常顾不得多想，拉起了地上的满优。满优感激地冲他鞠了个躬，转身跑开了。任非常低头，看到地上有一块花手绢，正是满优在饭馆里用的那一块。任非常捡起手绢，送到鼻子底下闻了闻，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，让他顿感整个身子都酥了起来。

任非常走出胡同口，看到街边的馄饨摊上坐着一个人，正在平静地喝着碗

里的热汤。凭着直觉，任非常认定刚才在胡同里救了自己一命的应该就是这个人。这个人正是高天行，刚才，也确实是他出的手。

馄饨摊不大，炭烧的炉子上支着锅，冒着热气，几张桌子围在四下。任非常要了一碗馄饨，坐在了高天行对面。他拿起汤匙，讲究地舀了匙汤，晃了晃，泼在地上，这才仔细地喝起来。他的眼睛，不时飘向对面的高天行。

高天行的一碗馄饨已经见了底，他掏钱放在桌上，起身朝外走，走到任非常身边时，任非常突然伸出一只脚，要绊高天行。高天行大半个身子已经出去了，换作是一个没有功夫的人，失去了重心的身子一定要倒出去，但高天行却自如地控制住了身体，他看了一眼任非常，任非常也在看着他。高天行笑了一下，从任非常那条滋事腿上迈了过去。

天黑的时候，任非常回到无疾中西医诊所，任海龙铁青着脸正在等他。从任非常身上溅着的几滴血渍，任海龙就知道儿子今天又在街头惹是生非了，劈头盖脸给他一顿臭骂。任非常表面上听得很认真，心里却并不当一回事。多年行走江湖的任海龙知道，真正的功夫是藏起来的，不是用来显摆的，任非常这么显摆，与那些街头卖艺的把式又有什么区别？

隔壁的秦心蓝跑过来，劝任海龙不要生气。秦心蓝是任海龙的养女，二十出头的年纪，在广慈医院做护士。这个女儿生得标致，唇红齿白，十足的美人胚子。任海龙虽然脾气火爆，但对这个女儿却是言听计从，宠爱有加。而秦心蓝呢，却什么事都向着任非常说话。本来，秦心蓝知道任非常又出去花天酒地，还很生气。这大上海是个花花世界，就像个大染缸，能把男人染得红红绿绿。可是听到二爹在劈头盖脸地责骂任非常，她立时就心疼了。

“二爹，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哥。这上海人本来就狗眼看人低，听到外地人的口音，就是个卖菜的小商小贩，都能把自己当皇帝了，夹都不夹外地人一眼。”

任非常借坡下驴：“我不对！不过，我觉得让上海滩的人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”

任海龙气道：“不是坏事是好事？我看你连自己是做什么的都快知道了！”

“行了二爹，哥都回来了，快说正事吧。”秦心蓝说。

原来，任海龙接到的那封密信，是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任务——明天早晨七点，上海北站，刺杀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蒋介石派来和小鬼子议和的。杀了他，立的才是威名。

“这单活儿，你去吧。”任海龙大手一挥，说，“记住，务必干净利落，不能留半点痕迹！”

任非常不满，好不容易遇到了这么一单能扬名立万的大活计，父亲还不让留名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任海龙一直把“刺客心里有大义，杀手眼里才是钱”这样的话挂在嘴边，这一次估计也是为了所谓的大义，任非常没再说什么。

一旁的秦心蓝忙问：“二爹，我呢？”

“待在家里。”

“不，我就要去！”

“不行！”任海龙的语气不容商量，见秦心蓝一直拉着脸，又安抚起来，“心蓝，你毕竟是女人，不能总跟着男人飘在江湖上，在医院好好当你的护士，将来找个好婆家。”

“二爹，我不愿意当护士，我就想天天和你还有非常哥在一起，反正这辈子我不离开这个家。”秦心蓝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看向一旁的任非常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任非常准时来到了上海北站。上海北站外的广场上人山人海，接站的人们站在站台上，探着脑袋往里看。任非常穿着一身短衫，戴着鸭舌帽，肩上搭着一条毛巾。他拉着一辆黄包车，站在人群里。突然，一个女人走近了他。任非常坐在车扶手上，在别人看来他似乎是假寐，但其实他的目光正密切地注视着站台。

女人上了车，任非常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等人呢，不拉活。”

“那我坐一会儿，走累了！”

任非常觉得这个声音异常熟悉，猛然回头发现，坐在车上的，正是他的妹妹秦心蓝。她到底是来了。

秦心蓝看到任非常这副打扮，不由得嘿嘿笑起来。

任非常警觉地看了看周围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快走！”

“来都来啦，不走！”秦心蓝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要是让爹知道了，骂我都算轻的。”

秦心蓝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腿长在我身上，他怨不到你。”

任非常有些无奈，只好叮嘱她：“那你记好了，只准看不许动手。”

秦心蓝笑起来，爽快地说：“行，听你的。”

按照小白鞋提供的信息，高天行也准时来了。他夹杂在人群里，不经意地

看着四下，看到打扮成黄包车夫的任非常，他有些意外，这个人如此扮相，应该也是有备而来。莫非小白鞋信不过自己，才又找了这个人来双保险？

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了站台，车上坐着一个身着中山装的男人和一个年轻干练的女郎，一看都绝非等闲之辈。这二人也确实有些来头，男人是国民党军特处上海特区区长周使能，上海沦陷后转为别动队总指挥。那位干练的女郎叫阿美，是周使能的得力下属，在多次刺杀行动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。周使能早晨刚刚得到密报，有人要刺杀迟梅亭，只好匆匆赶到火车站。据他分析，刺客的目的，应该是希望用暗杀来提醒政府积极抗日。日本人太可恨，看世界地图就会发现，日本就像是趴在中国面前的一条毒蛇，时刻张着嘴吐着信子，恨不得随时都要一口吞下中国。

周使能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给阿美递个眼色，两人都掏出手枪，给子弹上了膛。

三路人马一齐来到火车站，他们都在等着一辆火车的到来，而火车上坐着的，就是他们各自要找的人。

火车快要进站了。在包厢里，迟梅亭接过侍从递过来的礼帽，对着镜子戴好，又披上风衣。迟梅亭五十多岁，是割据一方的军阀，此次来上海，是为与日本人和谈。迟梅亭一直认为，国家孱弱，与虎对抗，无异于往虎嘴送食。这次之所以委曲求全来见日本人，也是为了黎民百姓免受战火之灾。弱肉就得被强食，日本怎么也算是中国的邻居，一衣带水，千百年的关系，是割舍不断的，被日本强食，总比被英国、德国和美国强食要好吧？迟梅亭知道，他的这番见解，也有许多人认定是谬论，政见嘛，谁对或错不是眼下能判断得了的事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交给历史去评判。

在火车上的这一夜，迟梅亭失眠了。对面住着几个日本人，叽里呱啦吵了一夜，随从几度想去理论，都被他制止了。就是他们不吵，迟梅亭也未必能睡着。日本人是什么？那可是一头躺在枕头边的老虎呀，想不失眠都难。

住在迟梅亭对面包厢的，是留着八字胡的日本议员河村。车马上要到站了。河村穿好了黑色礼服，接过侍从递过来的拐杖，眼睛投到窗外。窗外的树木和房屋在飞速地倒退，朝阳给万物披上了一层金甲。他这次来上海，是来和谈的。军部的那些人简直是疯了，中国是一头笨重的大象，日本是一条聪明的蛇，难道他们真的会愚蠢地认为，蛇能一口吞了大象吗？一旦这头大象醒过来，那蛇的后果可想而知。

按照行程，火车到站以后，说是有一个叫秋山和夫的人会来车站护送他回旅馆。秋山和夫原本是黑龙会的一个堂主，到了大上海，竟然出入政坛，呼风唤雨起来了。河村觉得，让这种人来保护他，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不过，凡与政治挂上钩的人，都是演员，心明明是黑的，说出的话却句句漂亮。如果没有变色龙的本事，在政界只能身败名裂。在这一点上，河村还是挺佩服他的。只是现在秋山和夫跟土肥原贤二将军来往密切。土肥原贤二主战，他主和，土肥原贤二真有这么好心吗？

火车还没有进站，几个身着黑礼服的人便护着河村从包厢里走出来，恰好在包厢门口遇到了迎面而来的迟梅亭。河村微微鞠躬，侧身让路。

迟梅亭本来是想让河村先走的，手下人起初也是这个意思，说怕日本人不高兴，可看到车厢里旅客投过来的目光，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大家觉得他怕了面前的这个日本人。他故意呵护手下，在中国人的地盘上，他们有什么资格不高兴？只有把腰杆挺硬了，他们才能把你当人，对待日本人尤其要如此，遇虎他们是猫，遇猫他们成虎。

迟梅亭挺了挺身子，目不斜视径自朝前走去，他用余光看到那几个日本人脸上的表情，显然是对这样的冲撞感到恼火。可既然那个日本主子都先矮了三分，他的奴才有什么好张狂的。河村的随从显然对迟梅亭的无礼很是不满，低声对河村发着牢骚：“一个没有礼貌的民族，只能灭亡。”

河村微微一笑，反问：“如果他的没有礼貌是因为仇恨呢？”

随从语塞。

河村说：“如果每个中国人对日本人都如此无礼的话，大日本帝国就岌岌可危了。”

站台上，火车刚一缓缓进站，接站的人们便开始涌动起来。车头冒出一股白色的雾气，瞬间，蒸汽弥漫了整个火车站。

车门刚一打开，下车的人和接站的人便涌到了一起，整个车站顿时熙熙攘攘，像沸腾的开水，变得热闹起来。高天行和任非常各自朝贵宾包厢的位置挤去。雾气还没有散，加上人太多，他们没有注意到彼此的存在。

随着白色的雾气渐渐散开，贵宾车厢的门才打开。迟梅亭和河村先后从车厢里走了出来。低着头的高天行和草帽遮脸的任非常都逆着人流朝贵宾车厢靠近。高天行的手已经伸进怀里，他的眼里只有穿黑色礼服的河村，再无别人。任非常抬起头，蝴蝶刀从袖子里滑到了两指间，充满杀意的眼眶里，只有穿着

白色西装的迟梅亭。

他们身后不远处，周使能和阿美分明都已经嗅到了杀机的味道，却找不着制造杀机的源头。他们提着手枪拼命朝前挤着，可逆流脚步还是太慢。周使能举枪朝天鸣示，“嘭”的一声枪响，站台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，随后人们便抱头乱窜，车站里乱成一团。

刚跨出车厢门的迟梅亭略一怔愣，随即便将其挡在身后，其余的人护着他退回车厢。就在这时，蝴蝶刀带着风声，旋了过来，从一个随从脖子处旋过，一道整齐的划痕处突然涌出鲜血，随从直愣愣地倒在地上。几乎与此同时，一颗子弹向着河村飞来，旁边的助手一把推开河村，子弹正中助手眉心，他直挺挺压在河村身上。

高天行眼看着河村消失，抓起一颗石子，石子呼啸而去，到了车厢门口突然改变方向，朝河村扑来。情急之下，保镖一把拉开河村，护着河村朝车厢里去了。

高天行和任非常用眼角互扫了一眼对方，在短暂的惊疑之后，两人一人举枪，一人甩出蝴蝶刀朝贵宾车厢奔来。迟梅亭和河村的保镖已经横成一堵人墙。保镖死了几个，剩下的几个开始躲闪。

在站台的角落里，早就来了的秋山和夫一直在观看这场预谋的暗杀。他旁边站着的手下，就是昨天在饭馆门口刺杀满优身边男子的那个人，他叫滕田。秋山和夫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嘴角挂着一丝冷笑。突然，秋山和夫看到任非常正施着的蝴蝶刀，愣了一下，面前的任非常竟然幻化成了另外一个人：年轻时候的任海龙。那可是自己的老朋友啊，眼前的这个年轻人，一定与任海龙有着什么瓜葛。

站台上，任非常紧逼迟梅亭，高天行紧逼河村。身处两人后面的周使能枪口对准了高天行，就在他扣动扳机的千钧一发之时，一枚飞针呼啸而来，直刺周使能的手腕，周使能手里的枪“当啷”落地，射出的子弹贴着高天行的脸庞飞了出去。

站台外，警笛长鸣，军警们蜂拥而来，围住了站台。

秦心蓝见势不妙，喊任非常快走。然而刺杀任务没有完成，任非常哪里肯甘心？他还是要往前冲，被高天行一把拉住了：“逞什么能，快撤！”说话间，一颗子弹朝着任非常飞来，高天行一把将其推开，子弹几乎是贴着任非常的耳朵过去的。

“我又欠你一份人情。”任非常说着，甩出蝴蝶刀，一个保镖应声倒地。

高天行拽住任非常边打边往出站口后撤，混杂进了惊慌失措的人流中，才算安全。

出了站，任非常四下找起秦心蓝，回头看见秦心蓝随着人流向另一个方向跑去。任非常大喊着秦心蓝的名字，追了过去，追到跟前，才发现那个姑娘只是跟秦心蓝穿了一样的衣服，身量也不相上下。

此时的秦心蓝，还在站台里，她已经被持枪的军警们围在了中间，十几个乌黑的枪口正对着她。秦心蓝也举着枪，对准的是周使能。

周使能看着秦心蓝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你用的 Revolve 英国转轮手枪，里面不过有五发子弹。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，你的弹匣现在是空的。”

秦心蓝道：“你错了，这把枪装满的话，有七发子弹。送给小鬼子一颗，还剩下一颗。”

“没想到，一个女孩子如此懂枪。”周使能往前走了一步，说，“不过，有一点你忽视了，左轮手枪没有保险装置，第一个装弹孔里是不装子弹的，你的枪膛里也不会装子弹。所以，我赌你装的是五发。”

秦心蓝扣动扳机，果然是空枪。她一愣神儿之际，一个警长冲了上来，不想却被秦心蓝回手制服，警长倒成了秦心蓝手里的盾牌，她用匕首劫持着警长朝出站口撤去。她退一步，军警们便逼上一步，双方僵持着移动了没有几步，周使能不再有耐心了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一颗子弹穿进了警长的眉心，鲜血像蚯蚓一般在警长的脸上爬着，所有人目瞪口呆，周使能的手枪冒着青烟。秦心蓝刚要甩出手里的匕首，身后的阿美一枪砸在秦心蓝头上，秦心蓝的身子晃了晃，栽倒在地。

周使能回头，只见秋山和夫、滕田带着几个武士护着河村上了轿车。

迟梅亭在军警的保护下，也黑着脸出来，周使能忙迎上去。

迟梅亭不满地白了周使能一眼：“你管辖的地界就乱成这样？”

“都怪属下无能。”

“跟我走一趟吧。”迟梅亭自顾走开，周使能忙跟在后面。迟梅亭非常恼火。现在的年轻人胆子真是太大了，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自己这个党国要员行刺，如果不严惩，刺杀活动就会像病菌一样蔓延开来，到那时候，将成何体统？迟梅亭一路都在数落着周使能，周使能只有点头认错的份儿。

秦心蓝被押出车站的时候，任非常几次想冲上去营救，都被高天行拦下

了。警车四周都是持枪的军警，别说他任非常要徒手只身去救秦心蓝，就是带上三五个手无寸铁的高手上去，也是白白送死。任非常不理睬高天行的阻拦，还是硬着头皮往前冲，高天行只得点了他的穴道，任非常这才老实了。待警车开远了，高天行才解了他的穴道。

任非常恼怒，举起拳头要打高天行：“要不是你多事，人已经救出来了！”

高天行并不与他争辩，说这时候还是一块想想怎么救人更实际。

“救人是我的事，不必你这个外人操心！”任非常说完这句话，气呼呼地转身而去。

周使能回到办公室，为今天发生的事捏了一把汗。如果此次刺杀成功的话，日本人或许就会重演东北柳条湖一幕，到那时候，局面可就难以收拾了。有时候，历史的走向是一个小拇指大小的事情就可以更改的，只要那么一念之差，历史就会变成另一个模样。日本人导演的这次刺杀，就是想借中国人之手杀了河村，然后嫁祸于中国，从而挑起事端。这日本人就会演狗咬狗的把戏，奇怪的是却屡屡得逞，要怪就怪国家孱弱，明知是圈套，却无处辩驳。

多亏自己的上司戴笠戴处长及时来电，要不然河村能不能活命还真是两说。

两起刺杀案中，另一个刺杀目标是迟梅亭。周使能对迟梅亭并不陌生，此人曾割据一方，是军中的实权人物，蒋介石对这些杂牌军一直心存忧虑，杯酒释了他的兵权，让他做了军委会的参议，可迟梅亭显然耐不住大权旁落的寂寞，一直琢磨着东山再起。从戴笠那里得到的消息称，这次迟梅亭到上海就是来投靠日本人的，他想借日本人之势，与委员长抗衡。

戴笠说，委员长有三块心病，一块是共产党，一块是日本人，还有一块就是这些军阀。按理说，这些军阀被委员长收服了，本以为会少了一块心病，可这心病偏偏不走，很多军阀见日本人来了，都想借势再起，对此，委员长很是伤心，他现在下令，凡有投敌倾向的，杀无赦！

在火车站见到的那个刺客，也让周使能念念不忘，这些上海滩上来无影去无踪的江湖刺客，个个都身手不凡。这样的人，能为我所用的，一定要为我所用，国家危难之际，太需要这样的人了。周使能想到今天抓到的那个女人，她现在被关押在龙华监狱，由警察局接管，他不想让这个女人落到日本人手里，要是那样的话，日本人必定借此大做文章，到时候，局面就被动了。周使能抓起电话给警察局局长打了过去，说了一通不能把女犯交给日本人的重要性，见警察

局局长听了进去，这才放下电话。

周使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此时，秋山和夫刚从警察局离开。他本来是要把今天行刺的秦心蓝带回去审问，不料周使能的那个电话，搅乱了他的计划。警察局不交人，在法租界的一亩三分地里，秋山和夫也不好放肆，只是告诫警察局局长，回头让日本外交部和中方方面交涉，明天再过来领人。秋山和夫心里清楚，那个被抓的女刺客并不是刺杀河村议员的人，但她刺杀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出现在刺杀现场，而且参与了刺杀行动。日本方面要借助此事，大造舆论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。此事一旦宣扬到国内，就能堵住那些主和派的嘴，毕竟，即便你主和，到了中国还是要被暗杀，这其中的意义之大，不言而喻。秋山和夫软硬兼施，临走给警察局局长留下了几根金条，说明天一早再过来带人。

秋山和夫一走，警察局局长便给周使能打了电话。周使能怕夜长梦多，决定去一趟，把秦心蓝接走。警察局局长一听周使能要带人，说什么也不答应。没把秦心蓝交给日本人，他是想让周使能先把那个女人肚子里的东西审出来，免得让秋山和夫先下了手。要是现在周使能把人带走，明天他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呢？小日本现在得势，招惹不起呀。他一个警察局局长，谁也得罪不起，得先为自己考虑。现在这形势，别说他一个小小的警察局局长，就连南京政府不也怕跟日本人明面上翻脸吗？既然两边都不敢得罪，那就得想一个周全的办法。警察局局长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条妙计。秋山和夫明天过来带人，自己可是没答应交给他的死人是活人。

周使能决定先审审犯人，至于带不带走，就看审讯的结果了。在周使能赶往龙华监狱的路上，秋山和夫也得到了消息，他怕的也是夜长梦多，便带了人也赶往龙华监狱。

此时，比周使能和秋山和夫更早一步赶到龙华监狱的，是高天行和任非常，只是两人互不知情。

龙华监狱的高墙上，布满了电网。刺眼的探照灯如一条巨大的棒子，扫来扫去，所到之处一如白昼。监狱门外，端着枪的警察在四处游动。一旁的街道上，一个狱警骑着三轮摩托驶来，刚拐过一个墙角，只觉得摩托车翻斗里一沉，一个身影已经稳稳地坐在他的身旁，一把手枪顶在了狱警的脑袋上。

“把我带进监狱，就饶你不死！”黑夜里，高天行的声音异常清朗。

高天行扮成一个落网的小偷，被狱警载着，没费什么事便通过了门口的守

卫，进了监舍。典狱长从别人的口里听出了端倪，一般犯人入监，都要先经典狱长审验，可是这个狱警居然私自把犯人带进监舍，这其中必然有诈。

典狱长带着几个人匆匆跑进监舍时，高天行正在监狱值班室里。值班的两个狱警都睡着了，高天行轻手轻脚地去拿钥匙，突然，背后一声断喝，典狱长出现了。高天行回头一看，闪电般腾空而起，一个脚踢，又是一拳，接着一个回身，又是一脚一拳，几个狱警已被撂倒在地上，昏了过去，趁着乱劲，典狱长落荒而逃，高天行想着救人要紧，没再去追。

监狱外，任非常早已潜伏在黑暗中。以他高傲的性格，这种地方如履平地，犯不着去大费周折。他顺着围墙外的一棵大树，三两步就跳上了围墙。任非常巧妙地躲闪着探照灯，跃上了房顶。监狱里的守卫比他想的森严，每隔几分钟就有巡逻的狱警走来走去。不过，以他的身手，对付这几个人根本不是问题。任非常看准一个落单撒尿的狱警，从房檐上一跃而下，轻易便制服了狱警，打听到了关押秦心蓝的所在。

此时，高天行已经打开了监舍大门，把秦心蓝救了出来。对这个突然冒出来营救自己的男人，秦心蓝虽然不认识，却当即生出一种亲切之感。她问高天行为何要救自己，高天行只说了句这是他答应过别人的事，便不再啰唆，拉着她就走。两人在监舍走廊没跑出几步，监狱里的警报便响了。

急促的警报声中，典狱长指挥手下把守着各个出口，带着人冲向监舍里。高天行探头，发现走廊拐弯处，典狱长已带着一队狱警跑过来。

“看来，我们出不去了。”秦心蓝有些灰心。

高天行冷静地说：“别丧气，还没到最后关头。”

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高天行望向天棚，天棚上，横着窄窄的房梁。高天行灵机一动，一蹬墙面，反身倒挂在房梁上，向下伸出双手。秦心蓝犹豫了一下，一跃身子，高天行将其紧紧抱住。狱警们冲了过来，两人的脸几乎贴在一起，四目相对，都屏住呼吸，秦心蓝有些害羞，高天行也意识到什么，松了松手，两人有了些距离。秦心蓝别过头去，不想，她的一头盘发突然散开，高天行一把将秦心蓝的身子往自己身上一揽，腾出另一只手挽起长发。甩起的长发险些扫到下面狱警的脖子上，一股凉风从狱警的脖子后掠过，他下意识地挠了挠。

高天行的嘴与秦心蓝的嘴紧紧碰到一起了。倒挂的高天行有些体力不支，额头渗出汗水。

“妈的，老子就不信了。”典狱长扫视着四下，恼怒地说，“把监舍所有